

第三十九冊

胥役
盜賊

奴婢

清稗類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清稗類鈔

杭縣 徐珂 仲可

胥役類

胥役須點卯

胥役。皆在官之人也。大小衙署皆有之。以法定之期。赴署報到。候驗也。李存義有役謠云。五更飯罷走畫卯。今衙署中猶有卯期點卯卯數等語。州縣署有所謂三班六房者。合胥役而言之也。牧令初蒞任。於行香放告閱獄巡城諸事外。尙有點卯之具文。點時。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冊點驗卯名。然每項大率僅到數人。唱名之時。到者爲不到者代應之。

崇文門胥役之需索

權稅之關。以京師崇文門胥役爲最侈且暴。言官屢劾。諭旨屢誡。而積習如故也。商賈行旅。固莫敢或抗矣。凡外官入都。官職愈尊。則需索愈重。大臣展覲。亦從無與較者。乾隆時。吳江陸朗夫中丞燿以山東布政使陞見。關吏所索過奢。

陸不能與。乃置衣被於外。攜一僕前行。曰。我有身耳。何稅爲。旣入。從故人借衾。褥。事竣。還之而去。

崇文門胥役之於過客。遇有食物。羣攫食之。道光時。有何某者。嗜鼻煙。每行。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。皆貯佳品。一日入城。盡爲胥所攫。何大憤。因告其友周某。周曰。此易耳。當爲君報之。因研疥癩末入鼻煙。貯入九壺。僞爲過客。入崇文門。役得煙壺。甚喜。復攫之。越十餘日。周復入城。見役皆疥。大笑。胥詰之。周從容語前事。胥皆怒。周曰。疥已入臙。急懺猶可治。不然。爛死矣。衆懼。踧乞其方。誓以後不再索難。周因與藥。並屬急須懺罪。越數日。疥者皆瘥。自是詰客稍寬矣。

左文襄以大拜入覲。入都。進崇文門。行李甚夥。門者留難。索巨賄。始放入。時崇文門監督爲某邸。翌晨。文襄入覲。至朝房。見某邸來。將詰之。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。公昨入城。何必賞若輩以多金。再三稱謝。文襄不及措詞。唯唯而已。

林清曾爲胥役

林清。大興人。先世居紹興。父北徙。僑居大興黃村之宋家莊。充南路巡檢司書

吏少無賴。父捶撻之。不克悛。屏處藥肆。習商。體生瘍疽。遂見逐。大困。爲宣武傭役。擊柝守夜。父卒。充黃村書吏。旋被革。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。又役於丹陽縣署。有口給。能營賄賂。所得卽散棄若糞土。及事覺。官繩以法。乃潛逃。尋入天理教。嘉慶癸酉。遂爲亂。

某夫人吟喝胥役

長沙嶽麓山之雲麓峯。爲最高處。歲重九。郡人相率登高。同治某年九日。莊心盒方伯賡良方爲善化令。其夫人某氏往游。憇於某觀。觀中道人設果茗相享。有院生六七十人。山下有嶽麓書院過門外。胥役吟喝。衆不服。呵叱之聲。達於內室。夫人詢知之。正色責胥役曰。奴輩太無知。寧不知汝主人爲善化一縣人之父母官耶。汝主人是衆相公之父。我卽是衆相公之母。子見母。奚爲不可。也值得一吟喝耶。衆無言。相率趨出。一時聞之者。咸服其有權術。

胥吏之名稱

胥吏。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。各治其房科之事。俗稱之曰書辦。凡部院衙

門之吏。以役分名。有堂吏。門吏。都吏。書吏。知印。火房。獄典之別。統名曰經承。

舍人

世稱常關之書吏曰舍人。

號房東房

官署之司投刺通謁及傳達文書之事者曰號房。一曰東房。蓋類於胥者也。

代書須考充

代書。州縣署有之。當行政司法混合時代。以代訴訟者書寫狀紙者也。必考充。牧令初蒞任。輒於放告之前考之。先期牌示。某月日招考代書。是日也。官高坐堂皇。應考者靜候點名給卷。試以策論或告示。所命題。率爲清訟息爭奉公守法等語。揭曉所取。八名或六名。給以戳記。蓋書狀時所鈐以爲證也。且訴訟者之狀紙。無論誰某主稿。必有戳而始爲合式。否則官必斥之曰白稟不收。或批曰違式特飭。

例吏利

陸清獻公隴其嘗曰。本朝大弊。只三字。曰例吏利。郭筠僊侍郎嵩燾曰。歷朝風氣。皆名利遞嬗。如西漢好利。東漢好名。唐好利。宋好名。元好利。明好名。國朝好利。又曰。漢唐以來。雖號爲君主。然權力實不足。不能不有所分寄。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。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。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。北宋與奸臣共天下。南宋與外國共天下。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。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。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。

各部書吏主案牘

各部司官。不習吏事。堂官無論已。一切案牘。皆書吏主之。故每辦一案。堂官委之司官。司官委之書吏。書吏檢閱成案。比照律。呈之司官。司官略加潤色。呈之堂官。堂官若不駁斥。則此案定矣。然堂官久於其部者。能有幾人。卽久於其部。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。更有幾人。下及司官。罔不如是。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。惟吏耳。雖有三年退卯之制。而屢更其名。無從稽考也。或退卯而逗留所更者。非子姪。卽弟子也。

司官欲檢一案。每以屬書吏。必援例。必檢例案。而例案之堆積。高與屋齊。非熟手。未從得一紙。書吏皆世業。窟穴其中。牢不可拔。輒執例以制司官。司官末如之何。乃遂藉以售其奸。而皆得致富。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。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。恆多華宅。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爲多也。

書吏稱司官曰某老爺。司官稱書吏曰某先生。至司堂侍立白事。司官輒起而與言。雖偶怒。亦必不敢開罪於書吏。懼掣肘也。

戶部書吏最盛。有千餘之多。吏部兵部次之。文武補官。必請命於部。書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賄。賄不至。非駁斥。卽延閣。故外官得缺。必須到部打點。質言之。卽行賄也。至於選缺。則後先之序。有年資限之。書吏則按籍以求索焉。易以他途。所費尤鉅。有時爲例所縛。不能通融。卽亦無如之何。若循年資而得者。亦百不一覲。

吏兵二部書吏之索賄。及於文武補官而止。不及戶部之甚也。蓋各省款項之核銷。戶部主之。稱闕書辦者必首戶部。軍費報銷之出入。輒百數十萬。凡核銷

一案。有往返駁辯至數年之久者。故必預計打點之費。少則數萬。多則數十萬。掌印主稿之司官。恆聽命於書吏。藉以分潤。堂官亦間有染指者。他若發饌撥款。亦必假手於書吏。故皆有所沾溉。是以戶部書吏之富。可埒王侯。工部事較簡。然遇大興作。書吏輒大獲利。禮部向以窮署著稱。然當會試或大婚國喪之年。吏乃大忙。而書吏亦欣欣然以從事矣。

刑部書吏之私幸竊冀者。外省有大案之發生也。

光緒癸卯之裁書吏。實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倡之。時張爲吏部尙書。擇新到司官。使代任書吏之事。他部起而效之。至戶部裁書吏。而各部之吏。遂無一存。

庚子拳禍。文武百官皆出走。而書吏猶在京。及回鑾。德宗以有人建言例案太繁。宜悉焚燬者。乃命陳雨蒼尙書璧至戶部。擇而燬之。時陳方爲御史也。陳往。書吏陳列諸例案。高與大堂之檐齊。啓陳請徧閱。陳瞠目不知所答。有頃。令擇要存之。書吏以無一非要。仍請自擇爲言。陳至是窮於術。惟使燬其殘缺不全。

者而已。

胡文忠論部吏

胡文忠公林翼嘗云。大清律易遵。例難盡悉。刑律易悉。吏部處分律難盡悉。此不過專爲吏部生財耳。於實政無絲毫之益。夫疆吏殫竭血誠以辦事。而部吏得持其短長。豈不令英雄短氣乎。又云。六部之胥。無異宰相之柄。

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

內外扎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。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。或使充書吏。違者。王公台吉照不應重私罪議處。該書吏交地方官遞籍。嚴行收管。但訊有串通唆教等情。則加等治罪。

供事

軍機處國史會典方略玉牒各館之吏。稱供事。無俸。所覲覩者。保舉也。軍機處保舉尤優。効力三年。保異常勞績。有歷三次而保至道員者。司官或得京察外放。轉爲之屬。而曾爲供事之上官。於司官之初至也。輒具舊屬刺投之。不敢受。

也。光緒時。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固曾充軍機處供事者。而軍機章京番禺凌福彭時方守天津。須堂參。陸乃先以舊屬禮謁之。是也。

周宗之橫暴一時

順治初。蘇有周宗之者。爲長洲縣猾吏。橫暴一時。爲直指張愼學所訪拿。杖斃之。大快人意。其門上春聯。書曲巷幽人宅。高門大士家二句。胡溯翁乃作歌以詠之。歌云。城南曲巷宗之宅。大士高門自標額。華堂麗宇初構成。粉壁磨磚淨如拭。側聞其內加精妍。洞房綺疏屈曲連。朝恩室中魚藻洞。格天閣上簇花氈。百凡器皿皆精絕。花梨梓椅來滇粵。錦帳一牀六十金。他物稱是何須說。前列優俳後羅綺。食客平原無愧矣。勢能炙手氣薰天。忘卻由來更委瑣。嗟嗟小吏何能爲。泥沙漏卮安從來。考課不明銓選雜。前後作令皆駑駘。錢穀訟獄懵無識。上下其手聽出入。哆口嚙民如寇讎。官取其十吏取百。滿堂知縣人閔傳。宗之相公閣老權。片言能合宰公意。隻字可發官帑錢。塗脂疊膏曾未已。御史風雷申法紀。窗戶青黃猶帶溫。主人骨肉飛紅雨。廷中呼暴漸無聞。室內丁丁纔

住聲。斥賣屋居償帑值。兩妻削髮投空門。人言宅兆凶有由。前傷沈胥今損周。驟然興廢同一轍。官府估價何人酬。吾謂此言猶耳食。人凶宅兆何由吉。鞭撻民髓供藻飾。築愁府怨居安得。伏闕難留直指公。長懸秦鏡照吳中。神奸斂迹吏道肅。比屋城南盡可封。曲巷之宅誰云凶。

部吏索賄於福文襄

文襄王福康安平西藏還。以奏銷屬部吏。吏索萬金。福怒曰。汝敢索我賄耶。吏曰。非敢索賄。爲中堂計耳。中堂大功告成。聖衷悅豫。奏章速上。立邀諭旨。部書才十數人。帳牘雲縟。非二年不辦。彼時交部核議。則事未可知矣。誠不如速上。欲速上。必多傭寫人。多傭寫人。需款必甚鉅。職是之故。惟中堂圖之。福立予萬金。越旬日。奏聞依議。

部吏索賄於某封翁

禮部尙書某之封翁。以某年陣歿。太夫人遺腹生某某。旋由翰林擢禮部尙書。同鄉爲其太夫人請旌。文已至部。方繕辦間。一日。某歸寓。三更後。忽有禮房吏

造門。請曰。有要公來見。問何事。曰。爲公請旌事。問請旌事胡來。謁我。曰。公請旌。須給小人萬金。曰。然則汝敢向予搢詐耶。曰。索萬金。正爲公辦事也。問其故。曰。封翁以某年陣歿。太夫人遺腹生公。公今年應若干歲。然公考試時。少報兩歲。是太夫人生公。在封翁歿後二年。於理未洽。某大愕。問計將安出。曰。公考試時。府縣院及吏部皆有檔冊。服官後。禮部及各衙門亦皆有檔冊。應將各衙門所報年歲逐一更正。然所費亦不貲矣。從其言。贈金如數而去。

王書常私鑄假印

嘉慶己巳冬。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。恆私鑄假印。冒支國帑。於欽派歲修工程。皆假捏大員姓名。重複向戶曹支領。歲耗銀至數千餘萬兩。後爲工頭某告發。置書常於法。大員降黜有差。夫水曹支領。必諸司空簽押畢。關知戶曹。度支大員。復加查覈。然後發帑。定例本極詳慎。乃諸部曹夤緣爲奸。伺大員談笑會飲時。將稿文雁行斜進。大員不復寓目。仰視屋梁。手畫大諾而已。更有倩幕友代畫者。遂使奸蠹胥吏。得肆其技焉。

部吏駁阻從祀

道光時有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聖廟者。部吏徵賄不得。引忠憲遺疏中願畢來生之語。以爲出於釋氏。力駁之。

鴉片啓釁誤於胥吏

世傳林文忠公則徐焚鴉片而不給價。故致啓釁。其實不然。當時固以茶葉一箱易煙一箱。而茶爲胥吏所辦。中多雜以沙石。既至歐洲。又以不能售也而寄回。商人耗本無算。遂致激成釁端。

文忠聞有伍氏通西人。乃屢苛罰之。曾令繳軍餉至數百萬。伍每入見。多爲署中人所侵。至費千金。始得一椅。後文忠復出而隕於軍。或曰。實伍畏其復至。使人謀斃之。

庫吏玩弄縣令致死

光緒初。皖之廬江有庫吏陳運昌者。管庫有年。老而多智。甲申冬。令劉某至。索金。故不遽應。劉怒其猾。易之。募人任其事。米賈唐端富有田宅。羨陳之長袖善。

舞也。欲壟斷其事。賂劉巨金。得之。陳怨唐之甚已也。匿舊籍弗予。唐年少。初爲吏。大喜。謂可致富。倩人爲書春聯。有戶吏堆金寶房科積玉財之句。乙酉春。上忙開徵。劉責賦於唐。唐語衆里胥故事。田賦春納其四。秋納其六。以廬民春鮮種麥。無可償。大半賴里胥貸於人。秋責償於民。民亦相安無違言。劉嗜利。當春督責無已。衆里胥易唐益不奉命。唐大窘。補苴彌縫。傾產不足償賦。無以爲計。大窘。乃自書其事。吞鴉片烟以死。其妻乃素服乘輿。訴之劉。出而號於市。人咸傷之。

游智開爲胥吏所愚

光緒朝。游智開爲永平知府時。好以察察爲明。一日。微服私行。入一茶肆。時肆中人滿。內有府中胥吏。僞不識游者。相與譽游清廉。天下無兩。游故曰。此官雖好。然自某觀之。亦尙未盡善。忽有一胥吏起批其頰曰。游公青天。汝一小民。敢謗清官耶。游以爲部民中心說而誠服也。不知其侮。轉而大喜。

庫吏中傷閻文介

部吏舞弊。當事者或議整飭。法久玩生。非第無效。或且有受其侮弄者。閩文介公敬銘長戶部時。日坐堂皇。嚴查弊竇。庫吏啣之刺骨。一日。文介將入朝。冠上紅頂。忽不翼而飛。倉卒間。假諸他處而入。則內監已向朝房催詢數四。及返。見案上所置醇邸屬題小影。亦不知所往。百計搜覓。終不能得。月餘。則小影仍置於案。而紅頂竟如金杯之羽化矣。文介知庫吏所爲。馭下益嚴。然不久卽觸孝欽后怒。出戶部。蓋仍爲庫吏賄內監所中傷也。

部吏索賄於某令

光緒時。浙江候補知縣某。至浙。當補某缺。部吏貽書告之曰。某缺。君依例當補。然須予我千金。某不欲打點。意謂循例之事。何用賂吏。不許。已而缺出。補他人。大詫。託人探之。則某曾經保舉。臨補時。吏謂一人不能兩班置之。某急丐吏爲設法。吏曰。今已無及。爲將來計。則可。然須五千金。若不可。則請兩班中注銷一班。亦可有補缺望也。某不能措巨資。意保舉班無補期。不若勞績之可恃。遂注銷保舉班。逾日。吏又貽書曰。保舉班以人少。君當補。惜已注銷。致爲他人補矣。

某大懊喪。

藩吏索賄

州縣之得委缺者。當藩署書吏送委札到寓時。例須給以賞封。數之多寡。悉以其缺之肥瘠而定。將赴任時。又須致送利市。務鑒其欲而後已。否則凡有文書上省。多扞格。必使其忤上官之意而後止。此之謂陋規。

部吏庫吏舞弊

光緒乙巳。有錢塘汪某者。以知縣至京投供。署年爲三十七。次年至吏部投供。視所書年。仍三十七。曰。誤矣。部吏曰。汝原開履歷爲三十七。何得誤。曰。去年三十七。今年非三十八乎。吏曰。若欲改三十八。須取同鄉官印結。方可。某不顧。去。出語人。莫不軒渠。

又凡州縣官之前任虧空。上司無如之何。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爲之代。或竟強令後任代之。此雖非法。然各省多如是。河南洛陽縣某令卒。虧空甚巨。藩司朱壽鏞知武陽某令與之同居。乃勒令代填虧空。始準赴任。時某令適自藩署領

庫平銀四千兩。卽繳入。代還虧款。藩署吏不受。云須照例加傾鎔火耗。駭曰。此適自署領出。緘識如故。何加耗之有。詢之朱。朱曰。此庫吏事。汝須與彼言之。某不得已。加耗銀。始得收納。

差役之名稱

差役。奔走於公家。執雜役者也。亦稱差人。晚近以來。吏治混淆。循良者少。非悉由百官之不職也。亦胥役之營私舞弊。有以害之耳。俗稱衙署差役曰快手。蓋沿宋書建平王左右勇士數十人。並荆楚快手。南史黃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之名稱也。捕盜賊者曰捕快。亦曰馬快。則以事急時騎而行耳。

差役索草鞋錢

草鞋錢爲陋規之一。差役出差。輒索草鞋錢於原告者。

蜀中差役之需索

蜀中差役滋擾。甚於他省。凡竊案呈報後。百端需索。擇被竊之鄰右殷實無權勢者。誣指爲窩戶。拘押索賄。謂之賊開花。某典史嘗書聯懸之堂云。若要子孫